

元末楊維禎〈清苦先生傳〉的茶文化意蘊

粘振和*

摘要

茶傳的形成，代表茶人熱愛茗飲活動，進而將個人對茶的認識，串連文化涵養，投注以人生價值，而寫成的文化結晶；透過歷代茶傳的研究，將有助於理解茶人的品茗趣味、時代的品茗風尚，以及茶人的人格特質。本文認為元末茶人楊維禎〈清苦先生傳〉是元代茶傳的代表性作品，由此傳可探究楊維禎如何在蘇軾〈葉嘉傳〉的基礎上，別出心裁，呈現他的茶學涵養、品茗清趣，以及反映在元末亂世背景下，個人的人生抉擇。本文採取文獻溯源、比較的方法，略以三部分探討〈清苦先生傳〉的作者問題、內容的解析與茶文化的價值，以供認知茶傳與茶人特質關係的一個面向。

關鍵詞：

楊維禎、〈清苦先生傳〉、茶傳、〈葉嘉傳〉

* 高雄餐旅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元末楊維禎〈清苦先生傳〉的茶文化意蘊

粘振和

- 一、前言
- 二、〈清苦先生傳〉的作者問題
- 三、〈清苦先生傳〉的茶文化解析
- 四、〈清苦先生傳〉的茶文化價值
- 五、結語

一、前言

茶之有傳名，由來已久，唐朝蘇廙撰〈仙芽傳〉，為其濫觴，內容規模則不詳，據陶穀（903-970）《清異錄》轉錄部分內容有「作湯十六法」，¹可知該書是以「傳」寫茶葉的相關知識，而不是擬人法的「茶葉傳記」，真正以擬人法撰寫茶傳的是蘇軾（1037-1101）〈葉嘉傳〉，他建立了茶傳以物擬人、雅俗兼具的文化傳統，其後元朝楊維禎（1296-1370）有〈清苦先生傳〉（以下簡稱「本傳」）起而效之，明朝徐廣〈茶居士傳〉繼之而作，都是中國茶文化寶貴的資產。

關於茶傳的研究，歷來以蘇軾〈葉嘉傳〉最受矚目，如梁子《中國唐宋茶道》評為以物擬人手法最為出色，而丁以壽〈蘇軾〈葉嘉傳〉中的茶文化解析〉則解構全文，探究該文的茶文化資訊，為茶傳的解讀方式，建立良好的示範，²然而此後付諸闕如，在茶傳的認知與理解上，頗有缺憾。有鑑於此，本文選擇元朝茶文化的代表之作—楊維禎〈清苦先生傳〉作進一步研究。

楊維禎或作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後號鐵笛，會稽諸暨人。³楊氏早年秉

¹ 陶穀（宋），《清異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下，頁 52。

² 丁以壽，〈蘇軾〈葉嘉傳〉中的茶文化解析〉，《茶葉通報》，2003 年第 25 期，頁 140-142；梁子，《中國唐宋茶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171-173。

³ 參見李倩，〈楊廉夫名“禎”“禎”二字考〉，《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2

持「儒家」精神，有「入仕濟民」的胸懷。元泰定四年（1327）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調，輾轉半生。中年會元末兵亂，乃避地富春山，再徙錢塘；又以忤達實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為東南文壇領袖之一。楊氏有時戴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儼然以「道家」的生活態度自持。但是他心中畢竟猶有遺憾，有時「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琵琶和之」，⁴自然是表達曲高和寡，懷才不遇的憾恨。楊維禎刻意放浪形骸，是以有「鞋杯」之舉，有「非端人之誚」，故而死前特求知己於宋濂（1310-1381）。宋濂為此解說道：「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⁵這種人生的困挫與處世的觀念，都潛藏在他的作品〈清苦先生傳〉上。

本文認為茶傳的形成，代表茶人⁶熱愛茗飲活動，進而將個人對茶的認識，串連文化涵養，投注以人生價值，而寫成的文化結晶；解構歷代茶傳，將有助於理解各代茶人的品茗偏好、時代的品茗風尚，以及茶人的人格特質。本文期望透過〈清苦先生傳〉的研究，可以探究楊維禎如何在蘇軾〈葉嘉傳〉的基礎上，別出心裁，呈現他的茶學涵養、品茗清趣，以及反映在元末亂世背景下，個人的人生抉擇。

本文採取文獻溯源的方式，探索傳本的內容、意涵，詮釋其茶文化意義，進而解析楊維禎的生平與〈清苦先生傳〉內涵的關聯，以供認知茶傳與茶人特質的一個面向。全文概以三點分述：一、〈清苦先生傳〉的作者問題；二、〈清苦先生傳〉的茶文化解析；三、〈清苦先生傳〉的價值。

二、〈清苦先生傳〉的作者問題

〈清苦先生傳〉撰於何時已不可考，始見於明朝喻政《茶集》一書，該書為喻政自行選輯，凡二卷，卷一錄文、賦，卷二分詩、詞，合計四類，保留了主要

期（2007），頁 49-52；楊爾，〈楊維禎籍貫別號考〉，《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總第 124 期），2003 年第 2 期，頁 5-8。

⁴ 張廷玉等（清），《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 285，〈文苑一·楊維禎〉，頁 7308-7309。

⁵ 宋濂（明），《宋學士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16，〈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⁶ 按：所謂「茶人」，傳統有採茶人、賣茶人和飲茶人三種涵義，皆依用語情境理解；本文則泛指雅尚飲茶，進而從事茶葉的產銷、茶文化的創作、建構或研究之人。

的茶文化資訊，以供後人鑑賞。⁷〈清苦先生傳〉雖然繫名楊維禎所作，卻不見於今日楊氏傳世的文學作品，如《東維子集》（又作《東維子文集》⁸）、《鐵崖古樂府》等。明朝朱存理（1444-1513）編纂《珊瑚木難》一書，內有〈文章滑稽目錄〉，雜錄古今擬人傳記，楊維禎有五篇中選，獨缺〈清苦先生傳〉。⁹及至清初，康熙皇帝（1654-1722）《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一書，又只蒐錄楊維禎〈煮茶夢記〉（即〈鬻茶夢〉一文），仍不見本傳；雍正年間陸廷燦選編《續茶經》一書，雖是清代整合茶書較為系統的著作，然而據他臚列的茶傳，有蘇廙〈仙芽傳〉、湯悅〈森伯傳〉（應作「森伯頌」）、蘇軾〈葉嘉傳〉、徐巖泉（徐燠）〈茶居士傳〉等，¹⁰仍然脫漏楊維禎的〈清苦先生傳〉，想必散佚已久，那麼〈清苦先生傳〉是不是楊維禎所作，尚有商榷的空間。

這個問題當由楊維禎目前傳世的作品，如《東維子集》等是不是已包羅他的所有作品談起。根據明朝中葉藏書家朱存理的回憶，《東維子集》蒐錄已不完整，所作〈書楊鐵崖遺文二〉記載：

蜀中刻《東維子集》一部，刻手甚孟浪，編者亦疎畧無次序，問是何宦遊人得漫抄而不暇校正者，予閱之，良為惋惜。廣東又刻《古樂府》一本，崑山王氏亦刻，此《古樂府》併《麗則遺音》，刻皆不精。予錄此遺文，計一百二十八篇，皆李武選所示對校，《東維子集》所遺者。

予得武選先生所借本，錄以成帙。少時曾於諸友人家所見者，悉為手錄別楮，一日檢得之，又將萃集焉。偶過東昆，遇戚校書，談老鐵之文，乃出抄本四冊，傳是鄭進士文康家，亦不為全編。因乞歸校諸本，凡得若干篇，通前共一百三十八篇。武選又嘗借予《陶南村雜抄》一冊，密行細字，凡八百餘番，皆元人文字，其內有老鐵文最多。予錄其目，將併抄入，恨失去原本，云是松人宋主事家所藏。何時得物色其人，併得其書假錄之，一幸也。辛亥九月

⁷ 詳喻政（明），《茶集》，收入《中國茶書全集》（東京：汲古書院，1987）。

⁸ 按：四部叢刊初編本作《東維子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東維子集》，卷數相同。

⁹ 詳見朱存理（明），《珊瑚木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4，〈文章滑稽目錄〉，頁54。

¹⁰ 參見玄燁（清），《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19，頁15-16；陸廷燦（清），《續茶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下之5，頁6。按：《續茶經》作于雍正乙卯（1734年）。

十二日雨窻。¹¹

朱存理，字性父，長洲人。史載他「汲古不倦，聞人有異書，必欲訪求，手自鈔錄」，¹²係明朝著名的藏書家。根據他的記述，可證明楊維禎文章散佚頗為嚴重，坊市刻本與藏書家所藏的內容並不一致，仍有許多缺漏。不過幸運的是，〈清苦先生傳〉輾轉收錄於明朝喻政的《茶集》中，是書編刊於萬曆四十年（1612），極可能是楊維禎文集佚文中輯錄。輯錄者喻政，字政之，為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清修自勵」、「謙和坦易」，頗有清譽，¹³在書稿完成後，特別商請名儒謝肇淛（1567-1624）寫序。¹⁴謝氏「於學無所不窺」，¹⁵又精於茶事，¹⁶在他的見證，以及同期作品高元濬《茶乘》（南京大學明天啓刻本）同樣也有收錄的情況下¹⁷，這也排除了〈清苦先生傳〉是喻政自行偽作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由三點旁證也可推定〈清苦先生傳〉理應是楊維禎的作品無誤：

（一）楊氏有師法宋人為物寫傳的習慣：楊氏以擬人法為民生必需品寫的傳記，有〈麴生傳〉、〈冰壺先生傳〉、〈白咸傳〉、〈璞隱者傳〉、〈竹夫人傳〉，¹⁸其中〈竹夫人傳〉仿宋朝張耒（1054-1114）以同題名作品重作，¹⁹〈冰壺先生傳〉也是繼宋人連文鳳（1240-？）之後而作。²⁰以〈冰壺先生傳〉

¹¹ 朱存理（明），《樓居雜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書楊鐵崖遺文二〉，頁 17-18。

¹² 趙宏恩等（清），《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65，〈人物志〉，頁 47。

¹³ 鄂爾泰等（清），《貴州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28，〈銅仁府〉，頁 26。

¹⁴ 詳謝肇淛（明），〈茶書序〉，《茶書》，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81。

¹⁵ 郝玉麟等（清），《福建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43，〈謝肇淛〉，頁 94。

¹⁶ 按：謝肇淛論茶談水，亦當為精於茶事之人。參見陸廷燦（清）《續茶經》，卷上之 1，頁 14、卷下之 1，頁 15；王士禎（清），《古夫於亭雜錄》（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山東泉水〉，頁 70 - 71。

¹⁷ 按：高元濬（明），《茶乘》亦收錄本傳，據朱自振、鄭培凱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上冊（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考證，《茶乘》出版時間有萬國鼎推測崇禎三年（1630）左右及南京大學明天啓三年（1623）二說；又據《徐氏家藏書目》、《千頃堂書目》亦收錄《茶乘》，其中《徐氏家藏書目》編刊於萬曆三十年（1602），則該書編刊時間應早於此，若然，又與高元濬自序「癸亥菊月」反推之後時間不合，即嘉靖四十二年（1563），高元濬尚未出世或出道，待考。又按：本文以《茶乘》編刊於天啓三年立論，故行文在《茶書》之後。

¹⁸ 參見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28。

¹⁹ 參見張耒（宋），《張右史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50，〈竹夫人傳〉。又按：「竹夫人」即「竹几」，詳祝穆（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21，〈更名青奴〉，頁 23。

²⁰ 連文鳳（宋），《百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下，〈冰

爲例，他自注始末說：「宋蘇易簡（958-997）欲將冰壺先生傳而不果，密溪清上人請余補之，且屢奉蔓菁供，遂爲援毫。」²¹蘇易簡故事見《玉壺野史》，²²如此豈不反映楊維禎爲物寫傳頗有時譽，因而識者建請他補綴該傳。

(二)本傳反映元朝的茶事主流一點茶法：本傳引詩：「松風乍響匙翻雪，梅影初斜月半窓」，其中「梅影初斜月半窓」語法與楊維禎另一作品〈鬻茶夢〉相近，如「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窗（窗）」，²³幾爲引詩語法的翻版，極可能是同時的作品。²⁴傳文所指「匙翻雪」，爲點茶法中的茶匙與茶乳的反應，係宋元之際的茶法，不同於明朝主流的泡茶法，不似明人託名僞作的作品。

(三)本傳符合楊氏物傳寫作的風格：楊維禎爲物立傳，習慣以史評作結，如〈麴生傳〉、〈白咸傳〉作「太史公曰」（四庫本作「太史氏曰」），〈冰壺先生傳〉作「史臣曰」、〈竹夫人傳〉作「史氏曰」，也符合本傳「太史公曰」的風格。²⁵觀察楊維禎所寫的物傳，不脫以擬人手法，假藉歷史人物，縱橫古今，寄託以微言大義，而茗飲活動，發展到元明之際，已相當成熟，如他以茶爲寄託對象，寫就〈清苦先生傳〉一文，也應是相當合理的發展，而本傳行文結構也迹近維禎的相關作品。

綜合上述的分析，無論是版本的確切性，或是寫作的習慣、用語、結構，實有理由可以確信本傳是楊維禎所作；再就消極的意義而論，蘇軾〈葉嘉傳〉猶有人懷疑是蘇軾同鄉陳元規所作，²⁶而目前爲止，仍然無人對楊維禎作〈清苦先生傳〉有所質疑。

壺先生傳》，頁 10-12。

²¹ 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卷 28，〈冰壺先生傳〉。

²² 文瑩撰（宋），鄭世剛，楊立揚點校，《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5，頁 53。按：太宗問蘇易簡何物最美，蘇答以薑汁爲美，屢欲作「冰壺先生」未果，此後成爲典故。

²³ 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卷 30，〈鬻茶夢〉。

²⁴ 按：本文或作〈煮茶夢記〉，詳陸燦廷（清），《續茶經》，卷下之 3，頁 35、玄燁（清），《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9，頁 15-16。

²⁵ 參見二版本之卷 28。

²⁶ 永瑤等（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 154，〈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頁 3233。

三、〈清苦先生傳〉的茶文化解析

楊維禎作茶傳的時間、動機已無法細究，不過卻不可視它為單純的遊戲文章，而是要把它當作是楊氏在當時的茶學知識水平上，反映茶文化觀念，以及個人的人生理念的重要作品。楊維禎仿照蘇軾〈葉嘉傳〉的筆法，結合諧音、雙關、虛實結合等寫作技巧，描繪茶文化發展的歷程，以及反映當時的品茗風氣；透過史料的解讀，實可以七點解析如下：

（一）關於茶葉的命名、採製

先生名櫟，字荈之，姓賈氏，別號茗仙。（以下以楷書體逕引文分述）

按陸羽（733-804）《茶經·一之源》「茶」字釋義：「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從草木并」，並自註云：「從木當作櫟」；²⁷又茶的命名、讀音地域有別，辭、音復有不同，如楊雄（B.C.53 – A.D.18）指蜀西南人謂茶為「葍」，郭弘農則說「早取為茶，晚取曰茗，或一曰荈耳。」²⁸因此傳文指「字荈之」，「別號茗仙」，均為茶的異名別稱。另傳文又指「姓賈氏」，則有兩層意義：（一）既是擬人法之傳記，當然必須取姓氏源流，以符茶傳題旨；（二）「賈」是「櫟」借字，「櫟」釋「苦茶」，亦為茶的別名，實為先後呼應的筆法。

先生幼而穎異，於諸眷族中最其風致。

自唐以降，歷宋元以來，茶葉的採擇特別重視幼嫩的芽葉，如陸羽《茶經·三之造》：「茶之芽者，發於蘩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穎拔者採焉。」²⁹選其中枝即摘取一心二葉之意，為取其幼嫩者。又北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說：「凡茶牙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茶。次曰揀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鎗一旗。次曰中芽，乃一芽帶兩葉，號一鎗兩旗。其帶三葉、四葉者漸老矣。」³⁰亦是以幼嫩為佳，故稱「幼而穎異」。相較於其它成熟葉（即「諸眷族」），製作成品則多呈苦澀的口感，因而「於諸眷族中最其風致」，頗符合當今茶葉的製作觀念。

²⁷ 陸羽（唐），《茶經·一之源》，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90。

²⁸ 陸羽（唐），《茶經·一之源》，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90。

²⁹ 陸羽（唐），《茶經·三之造》，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91。

³⁰ 熊蕃（宋），《宣和北苑貢茶錄》，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113。

（二）關於飲茶的歷史

其先陽羨人也。世係綿遠，散處中州者不一。

唐代宗大曆年間，御史大夫李栖筠（719-776）守常州時，山僧進陽羨茶，陸羽認為「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³¹自此陽羨茶即以入貢著名，頗為時人稱頌，尤其在唐代詩人盧仝（?-835）「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³²的揄揚之下，成為茶中絕品的代表。因此本傳以清苦先生系出名門，指「其先陽羨人也」。「中州」即「中國」的意思，作者體認到以陸羽《茶經》所載，名茶即遍佈天下，³³非產於一地，故指「世係綿遠，散處中州者不一」。

卜居隱於姑蘇之虎丘，與陸羽、盧仝相友善，號「勾吳三雋」。每二人遊，必挾先生隨之。以故情誼日殷，眾咸目之為死生交。

虎丘即指虎丘山，為吳中勝境，自古知名，文人雅士不絕於途。³⁴作者晚年棲居於松江一帶，與虎丘接觸較為頻繁，曾偕友人往返其間。³⁵虎丘山產茶始於何時已不可考，然而飲茶的盛行與僧侶過午不食、禪定不寐有極大的關聯，加上其地有劍池、陸羽石井、虎跑泉三大名泉，是唐宋以來的烹茶晏坐的勝地，³⁶約略可推知唐時虎丘山寺的僧人已有植茶。故而有宋朝僧人如壁淘石井，太守沈揆築茶寮的記載，³⁷以及元朝士人貢奎（1269-1329）登虎丘山煮茗試泉的雅事。³⁸虎丘所在的蘇州，是唐代著名的茶區，惟陸羽評價不高，宋朝時雖有常貢，至元朝時已然罷廢。³⁹不過虎丘茶品質精絕，⁴⁰隱身於視為常茶的蘇州茶區，因此作者指

³¹ 趙明誠（宋），《金石錄》（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29，〈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按：李栖筠約於唐代宗大曆三年（766）上貢陽羨茶。

³² 盧仝（唐），《玉川子詩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2，〈走筆謝孟諫議新茶〉。

³³ 陸羽（唐），《茶經》，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102。

³⁴ 按：虎丘山自古即為名勝之地，文人雅士遊後留下詩文甚多，可參見玄燁（清），《御定淵鑑類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29 收錄之文章。

³⁵ 詳鄭元祐（元），《僑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與張天雨楊廉夫陳子平諸公遊虎丘次東坡韻〉，頁 9-10。按：楊廉夫即楊維禎。

³⁶ 吳智和，《明代僧家、文人對茶推廣之貢獻》（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頁 6。

³⁷ 范成大（宋），《吳郡志》，收錄於《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29，〈石井〉，頁 912。

³⁸ 參見貢奎（元），《雲林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登虎丘山〉，頁 24，有云：「煮茗試泉冽，焚香延宿簫，疎雨催晚歸，溪波散浮漚」。

³⁹ 按：王鏊（明），《姑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5，〈茶課〉，頁 12，有云：「宋南渡以前蘇州買茶定額六千五百斤，元則無額，國朝茶課驗科徵納，計錢三百一十九萬三千有奇（原註：惟吳、長二縣有）。」

它「卜居隱於姑蘇之虎丘」，於此也可以窺知作者對於虎丘茶的的偏好。

陸羽愛茶，著《茶經》一書，助長了品飲的風氣，盧仝名為「茶中亞聖」、「茶痴」，所作〈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即後人稱為「七碗茶歌」，對飲茶的功能與個人感受有十分傳神的描寫，後人傳唱不已，因此作者串聯稱「三雋」。而所謂「勾吳」者，「勾」為發語辭，據范成大（1126-1193）考證指出：

太伯之奔，荆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吳」。《史記》注曰：「勾吳，大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慎注《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壽夢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⁴¹

顯然「勾吳」即「吳」之意，陸、盧二人與「清苦居士」俱結緣於「勾吳」，故作者命曰「勾吳三雋」。茶因陸、盧而得名，陸、盧因茶而得道，所以說：「每二人遊，必挾先生隨之。」又凡頌茶者，必紹述陸羽、盧仝，一而二，二而一，故稱「情謚日殷，眾咸目之為死生交」。

（三）關於茶事的生活

然先生之為人芬馥而爽朗，磊落而疎豁，不媚於世，不阿於俗。凡有請求，則必攝緘膝，固扁鐺，假人提携而往。四方之士，多親炙之。雖窮廬蔀屋，足跡未嘗少絕。

作者以擬人化的手法，指茶「芬馥而爽朗」，實指茶葉芳香宜人的本質，「磊落而疎豁」則為諧音暗喻，如「磊」喻「壘」是「塊壘」之意，「豁」指「胸懷」，隱指茶有滌煩解憂，抒暢胸懷的功效，如唐朝詩人施肩吾即譽茶為「滌煩子」。⁴²

「不媚於世，不阿於俗」指茶一般產於山中，人煙罕至之地；再者，借言「凡有請求，則必攝緘膝，固扁鐺，假人提携而往」，指茶透過各式的包裝，如囊袋、

⁴⁰ 陸廷燦（清），《續茶經》，卷上之1，頁14，引屠長卿云：「虎邱茶最號精絕，為天下冠，惜不多產，皆為豪戶所據，寂寞山家無由獲購矣。」

⁴¹ 范成大（宋），《吳郡志》，卷48，〈考證〉，頁1005。

⁴² 葉廷珪（宋），《海錄碎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6，頁38-39。

茶箱，進行買賣或饋贈而流通，也由於珍稀可貴，故而「四方之士，多親炙之」。

「親炙」本義是「親承教誨」，但本處取「親自炙茶」，是煎點茶湯前的「烤茶」動作，《茶經·五之煮》指煮茶前必先烤茶如「蝦蟆背」，即古人飲茶詩中「炙背」的意思。⁴³由於官方貢茶以團茶為主，而民間所飲多為草茶，炙茶的情形較為少見，假借為親自煎點之意。尤其愛茶之士多親自煎茶，由烤茶、磨茶、煎茶一手自為，如蘇軾便喜愛親自煮茶、點茶，便留下「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湯雪生璣珠」、⁴⁴「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⁴⁵等語，歐陽修（1007-1072）也沈吟於點茶的樂趣中，寫下「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的詩句，⁴⁶這些都是親自點茶的文人雅趣。

唐朝之後，飲茶風行天下，至兩宋，已是無異米鹽，每家每日不可缺者。⁴⁷其後飲茶進而發展成為生活禮儀之一部分，如民間盛行「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上自官府，下至里閭，莫之或廢」，⁴⁸雖窮困之家亦備茶湯材料；而婚禮則行「茶儀」，有「下茶」的步驟，取茶有不移之性，⁴⁹指「凡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為禮」，⁵⁰隱喻「一女不嫁二夫」。因此，茶為生活日用之物，已風行士庶，不因階級、身份而有所不同，故稱「雖窮廬蔀屋，足跡未嘗少絕」。⁵¹

⁴³ 例如黃庭堅（宋），《山谷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3，〈雪中連日行役戲書簡同僚〉云：「簡書催出似驅雞，聞道饑寒滿屋啼，炙背宵眠楫柂火，嚼冰晨飯薩波羅。風如利劍穿狐腋，雪似流沙飲馬蹄，官小責輕聊自慰，猶勝擐甲去征西」，「炙背」即指烤茶。

⁴⁴ 蘇軾（宋），《東坡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26，〈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為謝〉，頁 15。

⁴⁵ 蘇軾（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11，〈試院煎茶〉。

⁴⁶ 歐陽修（宋），《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7，〈嘗新茶呈聖俞〉。

⁴⁷ 王安石（宋），《臨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70，〈議茶法〉，云：「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徐自牧（宋），《夢梁錄》（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卷 16，〈蠶鋪〉，頁 270-271，云：「蓋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醬、醋、茶。」

⁴⁸ 不著撰人（宋），《南窓記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頁 15，「客至則設茶」條。

⁴⁹ 沈冬梅，《宋代茶文化》（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頁 211-213。

⁵⁰ 陳耀文（明），《天中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44，〈種茶〉，頁 85。

⁵¹ 按：「窮廬蔀屋」指貧苦人家所居住的房子。

（四）關於品茶情境、飲茶法

偶乘月大江泛舟，取金山中泠之水而淪之，因品為第一泉，遂遨遊不輟。尤喜僧室道院，貪愛其花竹繁茂，水石清奇，徜徉容與，迨然不忍去。

構小軒一所，匾曰：「松風深處」，中設鼎彝，翫好之物，壚燒榑柎，煨芋栗而啜之。因賦詩有「松風乍響匙翻雪，梅影初橫月到窓」之句。

楊維禎在蘇軾〈葉嘉傳〉的基礎上，創造了品茶的情境空間：一是外境：取茶境於自然。他特別指出於明月之下，江舟之上，取金山中冷水淪茶，實是賞心樂事。其中「中冷水」自唐朝之後，屢被推崇為「天下第一水」，代有茶人前往烹茶試泉，因此有「遂遨遊不輟」之語，實指茶人飲茶重視名泉與名茶的搭配。二是內境：借茶境於僧家道院。飲茶之風行與僧侶集團、修行之士的提倡有極大的關係，因此楊氏設境於僧室、道院，如元稹（779-831）〈寶塔詩〉頌茶是「愛僧家」，⁵²除反映茶因佛教而大盛，也反映他個人的交遊情形，⁵³其中「花竹繁茂，水石清奇」以下等語，則為設境的延伸，以便將語意邏輯完整化。三是造境：構雅築為茶寮。元朝之時，文人團體有於自宅構築「雅築」的習慣，為平居自愉，或為宴客燕飲，以文會友的場所。其規模大者如陶中「榆溪草堂」、顧瑛（1310-1369）「玉山佳處」，⁵⁴至於張雨「雪齋」，⁵⁵李寧之「煮茶亭」，⁵⁶以及謝應芳所僦「山居」⁵⁷等等，則都是具體以茶事為目的之茶寮。此類雅築陳設不一，大抵以琴、棋、書、畫、彝器、古玩、茶竈等為主，故而以「中設鼎彝，翫好之物」綜論之。至於「壚燒榑柎」、「煨芋栗而啜」，則指文人飲茶，不講求豪奢的田野清趣。⁵⁸

⁵² 計有功（宋），《唐詩紀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39，〈元微之賦茶詩〉，頁 10。

⁵³ 張廷玉（清），《明史》，卷 285，〈楊維禎傳〉，頁 7309，云：「維禎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羽、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為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友。」

⁵⁴ 詳見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卷 15〈榆溪草堂記〉、卷 18〈玉山佳處記〉。按：顧瑛「玉山佳處」又名「玉山草堂」是綜合性的園林，小軒不止一處。

⁵⁵ 張雨（元）：《句曲外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上，〈雪齋〉：「騎驢吟雪詩，煮茶煎雪水，何如掃一室，置身虛白裏，君家有故事，高卧殊未已」。

⁵⁶ 張雨（元）：《句曲外史集》，卷中，〈李寧之煮茶亭〉。

⁵⁷ 參見謝應芳（元），《龜巢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4，〈四月二日林自瑤城歸寫遷屋詩四首因以述懷并紀時事〉之三：「僦得山居鑿井新，客來不厭煮茶頻，屋頭幕地顛風起，狼藉桃花滿樹春」。

⁵⁸ 按：「榑柎」指樹木伐後的樹根部，古人常引為清苦人家的薪材，如梅堯臣（宋），《宛陵先生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23，〈續永叔歸田樂秋冬二首〉：「北風如刀割寒骨，穀已成困不倉猝。任從密雪落交加，旋採乾薪燒榑柎。」。又「芋栗」亦指貧苦人

楊維禎的飲茶法隱於小軒「松風深處」的匾名，「松風」即「煮水三辨」之聲辨，依蘇軾經驗是「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⁵⁹而《茶經·五之煮》指「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所以「松風初鳴」在一沸之後，「松風颼颼」當在「湧泉連珠」二沸之際，⁶⁰也是開始點茶湯的階段，取「松風深處」暗指茶事活動。它反映元代末年，民間仍盛行點茶法，以茶瓶煮水，無法目視水的沸騰狀態，因此以「聲辨」，在「松風乍響」時，約二沸取水點茶，故有「松風乍響匙翻雪」之語。

或琴奕之間，樽俎之上，先生無不侑焉。

「梅影初橫月到窓」指時間，「琴奕」、「樽俎」則爲活動，都是泛指不同時間、場合的茶境氛圍。茶備受推崇珍視，全在益思、醒腦的功效，因而文人雅士於調琴弈棋當中，宴會酬酢之際，以茶作爲重要的媒介與調劑。

（五）關於飲茶功效

又性惡旨酒，每對醉客必攘袂而剖析之，客醉亦因之而少解。少嗜詩書百家之學，誦至夜分，終不告勸。

「性惡旨酒」，指茶有醒腦解酒的功能，「攘袂而剖析之」，則暗喻解酒功效迅速，故而「客醉亦因之而少解」。又古人常稱茶有滌昏雪滯的功效，藉茶清思寫作，所以元稹指茶是「慕詩客」，⁶¹盧仝指茶之提神醒腦可「讀書五千卷」而不倦。⁶²因此「少嗜詩書百家之學」指古人夜讀詩書，常藉飲茶之功效，終不告倦，其後乃有胡嶠「破睡當封不夜候」的詩句。⁶³

所至高其風味，樂其真率而無詆評之者，而世之枯吻者仰之如甘露，昏暝者飲之若醍醐。

家的尋常食物，參見（元）陶宗儀，《南邨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3，〈次韻答楊廉夫先生〉：「移家正在小斜川，新買黃牛學種田，奏賦不騎沙苑馬，懷歸常夢浙江船。鵝浮爽氣青山近，書染涼陰綠樹圓，樂歲未教瓶有粟，全資芋栗應賓筵。」

⁵⁹ 蘇軾（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11，〈試院煎茶〉。

⁶⁰ 按：宋人李南金認爲點茶當「背二涉三」之際，乃爲聲辨之詩：「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輟載來，聽得松風並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友人羅大經認爲湯過老，乃作詩：「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則指待其稍退，約在二沸之際。詳見羅大經（宋），《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3，〈茶瓶湯候〉，頁279-280。

⁶¹ 計有功（宋），《唐詩紀事》，卷39，〈元微之賦茶詩〉，頁10。

⁶² 盧仝（唐），《玉川子詩集》，卷2，〈走筆謝孟諫議新茶〉。

⁶³ 陶穀（宋），《清異錄》，卷下，〈不夜候〉，頁58。

作者讚頌之餘，直書「所至高其風味，樂其真率而無詆評之者」，雖然有言過其實之處，然而詆毀者畢竟少數。⁶⁴陸羽指「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澁，四支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甘露、醍醐抗衡也。」⁶⁵楊維禎認為茶性芳甘，使人玩味再三，「枯吻者」（口渴的人）、「昏暝者」（精神不振的人）視茶如「甘露」、「醍醐」，也與古人經驗契合。如南朝宋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讚道人茶為「甘露」，⁶⁶宋朝白玉蟾（1194-?）讚茶「味如甘露勝醍醐，服之頓覺沉疴甦」，⁶⁷詩人陳造（1133-1203）則是「玩吮色香味，醍醐馥牙頰」，⁶⁸羅大經（1196-1242）更留下「一甌春雪勝醍醐」的名句。⁶⁹

或譽之以嘉名，而先生亦不以為華；或咈之非義，而先生亦不與之較。其清苦狷介之操類如此，或者比倫之，以為伯夷之亞。

因為是隱喻筆法，虛虛實實，所以茶在歷史上雖有正反的評價，無損於茶廣受喜愛的事實，引伸為茶德的表現，故「不與之較」。「清苦狷介」，「清苦」指茶葉本質，「狷介」指清高堅毅，不阿於世，隱於僻遠深山，既符合茶的特性，又能引伸君子的德操，一如伯夷之流，自棄於西山，避世隱遁。

（六）關於茶文獻

其標格具於黃太史魯直之賦，其顛末詳諸蔡司諫君謨之譜，茲故弗及贅也。

本傳所引茶文獻作者皆是宋朝名家，反映元代的飲茶法仍然沿襲宋朝。「黃太史魯直」即是黃庭堅（1045-1105），元祐年間（1086-1094）曾協助編修國史，故而後人以「黃太史」稱之。⁷⁰黃庭堅精於點茶，撰〈煎茶賦〉一文，對於各地茶品的評鑑及飲茶保健方法有深刻獨到的介紹。⁷¹「標格」指氣度、風範，茶法

⁶⁴ 如劉肅（唐），《唐新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1，頁 6，記載唐右補闕毋弔性不飲茶，認為「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為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可謂反茶最力者。

⁶⁵ 陸羽（唐），《茶經·一之煮》，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90。

⁶⁶ 陸羽（唐），《茶經·七之事》，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100。

⁶⁷ 陳焯（清），《宋元詩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57，頁 27。

⁶⁸ 陳造（宋），《江湖長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6，〈旅館三適〉，頁 1。

⁶⁹ 羅大經（宋），《鶴林玉露》，卷 3，頁 3。按：春雪即是指茶。

⁷⁰ 脫脫（元），《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 444，〈黃庭堅〉，頁 13109-13111。

⁷¹ 參見拙作〈黃庭堅〈煎茶賦〉的版本問題及其反映的茶文化現象〉，第六屆中華茶文化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9.05.22。高雄：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頁 83-105。

適當方能發揮茶性，因此擬人物風範以「標格」一詞。「蔡司諫君謨」即指蔡襄（1012-1067）。蔡襄字君謨，曾知諫院，故又稱「蔡司議」，⁷²曾進《茶錄》二篇，講點茶之法，為宋朝點茶名家。《茶錄》一書以行書小楷寫就，結構精嚴，筆法遒勁，頗有二王楷法，後代茶人、書家或稱《茶譜》。⁷³《茶錄》上篇茶論，記述茶葉的選擇、色香味的判定及藏炙輾試的方法，下篇茶器，則記載藏茶及炙輾點試的相關器具，茶事始末殆完成於斯書，故而以「顛末」名之。蓋蔡、黃二家作品既已含蓋點茶法的精神與原則，其它即無足道哉，因此「茲故弗及贅也」。

（七）關於賈茶

太史公曰：賈氏有二出，其一，晉文公舅子犯之子狐射姑食采於賈，後世因以為姓。至漢文時，洛陽少年誼挾經濟之才，上治安之策。帝以其深達國體，欲位之以卿相，絳灌之徒搗之，遂疎出之，為梁王太傅，弗伸厥志。雖其子孫蕃衍，終亦不振。

史評仿《史記》用「太史公曰」，又因為是借小說家筆法，所以虛虛實實，特意將「檣」假借為「賈」，溯源至狐射姑，作為傳主源流。實際上「賈」姓不始於狐射姑，⁷⁴而是取狐射姑是名賢之後，進而以西漢名臣賈誼（B.C. 200 – B.C. 168）立論。賈誼，洛陽人，是著名的文學家兼政論家。文帝召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所論列多見施行，因遭絳、灌之徒譖毀，出為長沙王太傅，又遷為梁懷王太傅；後懷王墮馬死，賈誼自傷為傳無狀，年餘亦卒。⁷⁵「治安策」為賈誼名作，隱含茶有濟世之功，譖臣絳、灌即絳侯周勃（?- B.C. 169），穎陰侯灌嬰（?- B.C. 176），皆是借詞隱喻，如「絳」特意以諧音字「洚」取代，意為大水無邊無際，「灌」意灌飲，「洚灌之徒」借代為豪飲無節制之人，「搗之」則表象為搗亂、阻撓，而實際上是搗茶的動作。全文意指茶葉本來有滌煩解膩的功效，點飲無法，

⁷² 脫脫（元），《宋史》，卷 320，〈蔡襄〉，頁 10397-10401。

⁷³ 參見王世貞（明），《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36，〈宋蔡忠惠萬安橋記〉，頁 4；玄燁（清），《御製佩文齋詠物詩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244，〈王樺登·題唐伯虎烹茶圖為喻正之太守·其二〉，頁 31；朱存理（明），《樓居雜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野航文稿·跋欣賞編戊集〉，頁 9；鄭紀（明），《東園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1，〈題蔡忠惠公茶譜〉，頁 3。

⁷⁴ 鄧名世（宋），《古今姓氏書辯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26，頁 9。按：西周時，周康王封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小兒子公明為賈伯，故子孫稱為賈氏。

⁷⁵ 班固（漢），《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卷 48，〈賈誼傳〉，頁 2221。

即難發其內蘊，雖然產量豐盛，也難有經世致用之時，因此「終亦不振」。

有僭擬龍鳳團為號者，又其疎逖之屬，各以驕貴夸侈，日思競旗鎗。宗人咸相戒曰：「彼稔惡不悛，懼就烹於鼎鑊，盍逃之？」或隱於蒙山，或遁於建溪，居無何而禍作，後竟泯泯無聞。

本段在諷刺貢茶專為滿足君主個人口腹之欲，偏離得君澤民的利用本質，故指為「疎逖之屬」，以「僭」定位。因隱喻手法虛虛實實，乃藉宋朝「龍鳳團」立論，顯見作者以貢茶專供一人之私，不恤小民生計頗有微詞。所謂「龍鳳團」即指「龍鳳茶」、「龍團鳳餅」。⁷⁶宋朝太平興國年間特製龍鳳模，遣使造龍鳳茶，始有其名。宋代貢茶有三品：小芽、中芽、紫芽，皆取細嫩的芽葉，俗稱「旗鎗」，供上御以小芽為主。慶曆中，蔡襄又創小龍團，此後新品一出，舊品即左降，及至宣和間漕臣鄭可簡創「銀線水芽」法，將芽茶再行精揀，只剔取毫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新品名「龍團勝雪」。⁷⁷製茶工序浩繁，是以言「驕貴夸侈」、「日思競旗鎗」，已是窮奢極欲。故而藉隱喻虛實筆法，取宗族「懼就烹於鼎鑊」，引出另二項有名的貢茶：蒙山茶與建溪茶。

蒙山位於四川雅州，西漢普惠大師植茶於此，故稱「蒙山茶」，又稱「蒙頂茶」。⁷⁸蒙山茶雖地處中國西南，自唐朝列為貢茶後，⁷⁹知名於世，如白居易（772-846）〈琴茶〉：「琴裏知聞唯綠水，茶中故舊是蒙山」。⁸⁰因為地僻途遠，人所罕至，故以「隱」名之。蒙頂茶「葉厚而圓，色紫赤，味略苦」，「舊志稱頂茶受陽氣全，故芬香獨烈」。⁸¹其中露芽尤受矚目，宋文彥博（1006-1097）〈蒙頂茶〉詩：「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即為明證。⁸²

建溪位於福建，唐隸建州，州治以建溪為名，⁸³即後人所指建安地區。境內

⁷⁶ 詳沈冬梅，《宋代茶文化》，頁 127。

⁷⁷ 熊蕃（宋），《宣和北苑貢茶錄》，收入《中國茶書全集》，頁 113。

⁷⁸ （明）曹學佺，《蜀山廣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85，頁 8-9。按：其茶以蒙山最高處為最優，故又稱「蒙頂茶」。

⁷⁹ 歐陽修（宋），《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 42，〈劍南道·雅州〉，頁 1083。

⁸⁰ 白居易（唐），《白氏長慶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55，〈琴書〉。

⁸¹ 曹學佺（明），《蜀山廣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4，〈名山縣〉，頁 7。

⁸² 文彥博（宋），《潞公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40，〈蒙頂茶〉，頁 12。

⁸³ 劉昫（宋），《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 40，〈建州〉，頁 1600。

有武夷山，以產武夷茶聞名，唐末被發掘列為貢茶，宋代「龍團鳳餅」即為產品之一。元代短暫中斷，故以「遁」修飾，至元十九年（1282）始令縣官歲貢茶二十斤，大德五年（1139）遣官就近至武夷督造貢茶，次年設御茶園，⁸⁴專以上供，終因盛名難逃貢茶之列，故以「禍作」稱之，以「後竟泯泯無聞」名之，實為意在言外，諷以大道的虛實筆法。

惟先生以清風苦節高之故，沒齒而無怨言，其亦庶幾乎篤志君子矣。

由「沒齒而無怨言」知作者藉隱喻筆法反映對政治的態度，藉由賈誼懷才不遇暗示希求得君澤民者，在政治的爾虞我詐的鬥爭中，難以遂志，而汲汲營營於富貴者的「龍鳳團」與盛名之累的隱遁者，也無法全身而退，指出不為外物所役，篤守於茶的「清苦」本質，方是見道。

四、〈清苦先生傳〉的茶文化價值

每一件傳世的作品都會反映時代性與作者意圖的獨特性，楊維禎〈清苦先生傳〉雖然是他少數言及茶文化觀點的作品，但他字斟句酌，使它成為獨特的茶傳精品。我們透過〈清苦先生傳〉的解構，可以確認楊維禎是繼承蘇軾〈葉嘉傳〉的傳統，試圖開創新的理路，以爭奇鬥勝，並反映二點茶文化價值：

（一）承續蘇軾〈葉嘉傳〉的筆法，創新茶傳的題材與意境

蘇軾〈葉嘉傳〉結合諧音、雙關、虛實結合等寫作技巧，以轉化的筆法，對茶史、茶的採摘和製造、茶的品質、茶的功效、茶法，特別是對宋代龍團鳳餅的歷史和採摘、製造，以及點茶方法有具體、生動、形象的描寫。全文不著「茶」字，卻以「茶」為核心，作茶文化概念的延伸。

楊維禎除了承續蘇軾〈葉嘉傳〉寫作的筆法外，另在〈葉嘉傳〉的寫作基礎上另闢蹊徑，不刻意作傳奇，重新塑造一位生命曲折的小說型人物，而是筆調暢快地，不枝不繁，簡其所繁，詳其所略，創新茶傳的題材，以「隱筆」指出茶及其相關文化的特質。

⁸⁴ 陸燦廷（清），《續茶經》，〈附錄〉，頁29，「武夷山志」條。

就題材創新而言，他以交游的茶人、追求的茶泉、設定的茶境、吟誦的茶賦、典範的茶書、諷喻的貢茶等議題，巧妙反映茶人的生活型態與社會關懷。他影射時代的品茗風氣，表達個人的生活經驗，寄託情志於隱逸形象的「清苦先生」，以追求物外之趣，與蘇軾〈葉嘉傳〉入世的精神大異其趣，進而啓發明代徐燠〈茶居士傳〉繼之而作。以此三篇面世的茶傳而論，我們發現轉化的筆法明顯一脈相承，但是時代環境的不同，個人際遇的差異，寫作的取材明顯不同，蘇軾讚頌武夷茶，楊維禎影射虎丘茶，徐燠則是揄揚六安茶。另由其內容主角觀察，蘇軾〈葉嘉傳〉角色鮮明，以茶事君，小說特質明顯，楊維禎〈清苦先生傳〉則是幽人逸士，雅似小傳，徐燠〈茶居士傳〉雖有小說筆法，參雜神話，則回歸茶的本質，對茶的形質有較多的描述，如「茶氏列木品」，「其材二尺許」、其性「苦」，標明茶以「雨前」最佳。⁸⁵所以，茶傳已成為異代知識分子逞才鬥智的場域。

就設定的人物形象而言，自陸羽《茶經》的風爐設計，主張於一爐足鑄「盛唐滅胡明年鑄」，⁸⁶反映了愛國的思想，蘇軾因襲此種觀念，故而〈葉嘉傳〉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格，以茶的內涵象徵良藥苦口，以期對君主有所貢獻，這種事功精神的強調，表明了蘇軾致君澤民的入世精神。蘇軾透過擬人化的手法，將茶以「葉嘉」命名，潛藏知識份子「學而優則仕」的情懷，其核心觀念是「以茶事君」，茶的角世是「臣」，反映的茶人觀念是「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全盤重點在茶的經世致用，⁸⁷反映蘇軾淑世濟民的抱負。

楊維禎〈清苦先生傳〉並未否定茶有經世致用的功能，他藉由史評中賈誼與龍鳳團的角色，強調此項功能，但在君主的師心自用，與臣下的競逐阿諛下，產生了貢茶窮奢極欲的弊端，也影射亂世士大夫身不由己的命運。

因此，他由國家走向個人，走出蘇軾〈葉嘉傳〉福國利民的朝臣角色扮演，他的〈清苦先生傳〉具有高度社會現實性，除了表達士庶的飲茶生活的一個面向，更表現隱逸之士追求品茶情趣的形象，在〈葉嘉傳〉是死而後已的儒家殉道精神，在〈清苦先生傳〉是強調個性的道家出世精神，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所在。

⁸⁵ 徐燠（明），〈茶居士傳〉，《茶集》，收入《中國茶經全集》，頁 206-209。

⁸⁶ 陸羽（唐），《茶經·四之器》，收入《中國茶經全集》，頁 92。

⁸⁷ 丁以壽：〈蘇軾〈葉嘉傳〉中的茶文化解析〉，《茶葉通報》，2003 年第 25 期，頁 140。

（二）反映時代的困境，潛藏茶人於亂世中的抉擇

楊維禎獨特的政治生涯，致使他才負不得發揮，絕望於仕途，轉而特立獨行，時作驚世之舉，以駭人耳目，惟恐人不己知，抒之於詩，發之於文，都包羅「隱語」在內。此隱語或指懷才不遇，或指曲高和寡，〈清苦先生傳〉即是他潛藏「隱語」，表達個人情性的作品之一。

所以，在楊維禎〈清苦先生傳〉可明顯發現反映三個人物形象：賈誼、伯夷、清苦先生。此三種形象影射元朝中葉楊維禎認同蒙元統治到才負無法發揮，於亂世中採取疏離，改為追求個人的適性發展的立場。

基本上，宋亡之初，漢族士大夫秉於夷夏之防和正統意識，不願仕元，試圖借此否定蒙元統治的合法性。然而在強大的政治權力之前，空洞的反抗意識並不具備任何意義，也難以撼動蒙元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蒙元政權並沒有強調夷夏之防，反而積極透過制度化解「內夏外夷」的觀念。隨著元朝對江南統治的落實，漢人逐漸承認元朝的統治地位，如漢儒郝經(1223-1275)提出「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的主張，⁸⁸認為不惟漢族是中國的統治者，其他各族，只要能行其「道」，同樣能君臨中原。迨至元末，元朝的「漢化」程度逐漸加深，民族交融趨勢不斷發展，漢族士大夫的「夷夏」觀念更趨淡薄，他們在認同蒙古文化之時，對蒙元政權的認同意識也日漸增強。在漢族士大夫看來，「元承宋統」，是惟一合法、合理的政權。⁸⁹

在這種文化氛圍下，楊維禎早年積極入仕，已屬可以理解之事。楊氏一生的政治活動主要在元代中後期，他勤於理事，政績斐然。如任職為天臺縣尹，即整飭吏治，剷除奸吏；為鹽場司令，力求上司減免鹽賦；調官四務提舉，雖素號難治，仍不辭勞苦，日夜爬梳不暇；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則悉心獄事，鉤摘隱伏。正由於他為官廉直，與時齟齬，故而眾惡其直，且目為狂生，仕途不能通達，又不屑汲汲於富貴，他有著有志難伸的浩歎。⁹⁰

⁸⁸ 郝經（元），《陵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37，〈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⁸⁹ 參見展龍：〈試論元末漢族士大夫的民族認同意識〉，《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第 29 卷第 6 期（2008 年 11 月），頁 49-53。

⁹⁰ 張廷玉（清）：《明史》，卷 285，〈楊維禎〉，頁 7308-7309。另參見張偉：〈楊維禎生平事蹟及學術成就考述〉，《浙江學刊》，2001 年第 1 期，頁 130。

因此，他在〈清苦先生傳〉中，選擇公忠許國，懷才不遇的賈誼影射個人的政治生涯，藉由賈誼為「絳灌之徒搗之」，「弗伸厥志」的人生挫折，投身政治帶來的自我毀滅。

不料元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楊維禎選擇避亂於富春山。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張士誠起兵建立大周政權，招賢納士，開弘文館，築景賢樓，重金招徠文人儒士，他拒不應召，獻《五論》，並復書信，直言士誠身犯「六畏」，視張士誠為元朝中興之臣，力勸張士誠能改弦易轍。至正廿一年（1361），張士誠親自招納，其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喜楊維禎至，即飲以御酒。楊維禎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知不可。⁹¹其後，又忤達實丞相徙居松江之上，自此放浪形骸，自逐於江湖之間。未幾，大明建朝，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楊維禎以前朝老文學徵用，他雖賦〈老客婦謠〉一章以明志，⁹²旋復上〈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三篇以頌美明朝，⁹³此種忠君立場上的心理矛盾，即受後人非議。⁹⁴

楊維禎在世局紛亂之際，既無力於挽狂瀾於既倒，心理上又難附和於新興政權，於此階段乃選擇自棄於江湖之間，塵囂之中，不計毀譽，自比為「伯夷之亞」。⁹⁵

伯夷在歷史上有超脫名利、守節殉道的仁義形象，楊維禎深為讚賞，認為是亂世士大夫抉擇的良好示範。他說：「軍興，仕者……高等者無祿，則歸畝爾耒，無以歸，卧山蹈海為魯連子，為夷齊子爾。」⁹⁶又說：「推諸行事在隱為夷齊之聖，在仕為伯夷之賢。」⁹⁷基本上，伯夷在他心目中是「可以仕則仕，可以隱則隱」

⁹¹ 徐乾學（清）：《資治通鑑後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180，「九月是月」條。

⁹² 張廷玉（清）：《明史》，卷 285，〈楊維禎〉，頁 7309。

⁹³ 楊維禎（元），《鐵崖古樂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卷 5，〈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三篇〉。

⁹⁴ 按：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書目提要錄乾隆聖諭，有云：「夫維禎身為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召，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又按：大明繼元一統天下，即為正統政權，與其正統論相合，楊維禎無意反對，惟秉於忠君立場，不事其君。

⁹⁵ 按：〈清苦先生傳〉：「或譽之以嘉名，而先生亦不以為華；或咈之非義，而先生亦不與之較。其清苦狷介之操類如此，或者比倫之，以為伯夷之亞。」即在表明個人身處亂世的無奈，選擇伯夷自棄於山野的角色。

⁹⁶ 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卷 9，〈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⁹⁷ 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卷 19，〈清如許記〉。

的代表性人物。不過伯夷、叔齊最終餓死首陽山，死前留下「哀怨」的遺音，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⁹⁸

伯夷、叔齊感慨自身遭遇非時，又過於執著自苦，楊維禎並不認同他們的人生態度，指「孤竹之子（指伯夷、叔齊）餓終于首陽，亦未適乎中庸之道也。」⁹⁹楊維禎酒酣時高唱〈紫芝曲〉，藉以表達他和伯夷不同的處世態度，有云：

商山巍巍，上有紫芝，採芝可療飢，何獨西山薇？西伯養老去古遠，而獨夫殺士，吾將疇依？¹⁰⁰

此曲之「西山薇」影射伯夷、叔齊的故事，藉由採「商山紫芝」可療飢與採「西山薇」而餓死的對比，表明個人亂世的自處之道，即是接受現狀，享受生命於當下。因此，他投射人生觀念創造出磊落壑達，清風苦節的「清苦先生」。

楊維禎以積極從仕的賈誼，「弗伸厥志」的挫折與影射選擇隱退於蒙山與建溪者，「居無何而禍作」，說明仕與隱皆不適合於當下。他在亂世中發展重視自我個性的觀點，所以由〈清苦先生傳〉可以考索他明顯屬於以「自我」為主體的茶事活動，張揚個性，表現情性，肯定個人欲望的生命主張¹⁰¹，此時道家思想在他心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因此他喜做宮詞、豔詩，好聲色，以白髮老翁帶著一群嬌姬美妾，乘著畫舫，招搖過市，甘做「嬉春道人」、「錦窩老人」、「風月福人」、「逍遙叟」。¹⁰²這些行為或許為人訾議，但他也都能自圓其說。我們可以在他的另一篇作品〈自然銘序〉找到答案，有云：「雖然知効一官，德徵一國者，亦有自然，故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於自然一也。」¹⁰³他主張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願做堯舜的就去做堯舜，願做許由的就去做許由，雖然生活方式有差異，但

⁹⁸ 司馬遷（漢），《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61，〈伯夷叔齊列傳〉，頁 2123。

⁹⁹ 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卷 22，〈竹西亭志〉。

¹⁰⁰ 楊維禎（元），《鐵崖古樂府》（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1，〈紫芝曲〉。

¹⁰¹ 參見徐永明，〈一部勝義疊見的學術著作——楊維禎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浙江社會科學》，2006 年第 5 期（2006 年 9 月），頁 224；吳士勇、張喆：〈試論詩人楊維禎的政治人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2007 年第 1 期，頁 86-87。

¹⁰² 楊爾：〈楊維禎籍貫別號考〉，《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2 期（2003），頁 5-8。

¹⁰³ 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卷 23，〈自然銘序〉。

各自遵循自己的生活意願，各遂其志，在社會價值判斷上，並無高低尊卑之分。

104

楊維禎跳脫文人在亂世之際「仕」與「隱」的二元式的抉擇，「隱」有棄世的意涵，與他的觀念不合，他開拓篤守個人的真性情，安身立命於當下的出處主張。他藉清苦先生以「清風苦節高之故，沒齒而無怨言」，說明個人的出處毀譽，他毫不計較，一如清苦先生，「或譽之以嘉名，而先生亦不以爲華，或咈之非義，而先生亦不與之較」。如此，「清苦先生」非仕非隱，篤守本志的態度，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也是亂世中，文人的另一種抉擇了。

五、結論

近來「茶人」一詞在學術界使用頗爲頻繁，有學者主張「茶人」必須有統一且具體的指標，而實際上，當我們列舉「茶人」的茶事活動、品茗風格與人生態度，都會發現有明顯的個別差異性，這也是學術界每每探究「茶人」議題時，眾說紛紜的關鍵。


所以，當我們檢視楊維禎〈清苦先生傳〉與蘇軾〈葉嘉傳〉即會發現茶人的人生觀念如何呈現在作品當中，楊維禎刻意在蘇軾〈葉嘉傳〉之後寫〈清苦先生傳〉，在張耒〈竹夫人傳〉後以同篇名再寫，反映他有意與古人爭勝的企圖。因此在前人的基礎上，他如何寫就一篇有「新意」的作品，變成一項重要的工作。

一樣，全篇無「茶」一字，卻處處充滿茶的指涉意涵，行文意旨亦充分掌握茶文化的各種內涵，其中較大的差別是蘇軾〈葉嘉傳〉具有明顯的故事性，以「忠臣」的角度，藉由茶葉特性衍義成文，表現積極入世的精神，而〈清苦居士傳〉則偏重以「茶人」的角色，悠遊於茶品、茶史、茶泉、茶境、茶賦、茶書、茶品等題材，言簡意賅，十分扼要的表達出個人的交遊情形、茶學涵養與品茗清趣。換言之，楊維禎〈清苦先生傳〉在蘇軾〈葉嘉傳〉的基礎上，拓展新的論述空間，具體呈現恬淡無爭、清苦狷介的知識分子風格，也反映世下個人的人生抉擇，由其明顯的避世思想，可推知本篇作品應是楊維禎晚年的作品。

〈清苦先生傳〉中呈現的「非仕非隱」的矛盾反應，正暗藏茶人的人生際遇

¹⁰⁴ 楊爾，〈楊維禎籍貫別號考〉，《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2003年第2期，頁5-8。

的密碼，透過逐步過濾，我們認為「清苦先生傳」是有所爲而作，立意深刻的茶文化經典之作。楊維禎的才情，政治上的不如意，追求知己的悵悵，不免有自我設境，如他一身道士的打扮，如他刻意傳唱的白雪之曲，如他墓志銘求諸於宋濂，這代表他是自我造境，自我設局，而歷史殷殷探索他的事蹟，他的影響力者，也都是入局之人了。

研究楊維禎的茶學素養有不少的限制，如楊氏雖然好茶，爲茶立傳，有關於「茶」的作品卻不多。由其交游可知，他參與的文人聚會，茶會的形式已是常態，不過，關於他參與茗飲活動的感受性文字，竟然付諸闕如，何以致之？這也不得不令人懷疑茶之於楊氏，固然爲生活之不可或缺之物，但在心靈感受的深化度，仍有商榷的空間。楊維禎好酒傳諸於正史，或許楊氏是「茶酒不分家」的代表者，而〈清苦先生傳〉只爲其託言述志的作品之一了。

參考文獻

- 丁以壽，〈蘇軾〈葉嘉傳〉中的茶文化解析〉，《茶葉通報》，2003 年第 25 期。
- 不著撰人（宋），《南窓記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文彥博（宋），《潞公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文瑩（宋），《玉壺野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王士禎（清），《古夫於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王世貞（明），《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王安石（宋），《臨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 王鏊（明），《姑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司馬遷（漢），《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永瑤（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玄燁（清），《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玄燁（清），《御定淵鑑類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玄燁（清），《御製佩文齋詠物詩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白居易（唐），《白氏長慶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 朱存理（明），《珊瑚木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 朱存理（明），《樓居雜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書館，1987。

朱自振、鄭培凱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上冊，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

吳士勇、張喆，〈試論詩人楊維禎的政治人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2007年第1期。

吳智和，《明代僧家、文人對茶推廣之貢獻》，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

宋濂（明），《宋學士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李倩，〈楊廉夫名“禎”“禎”二字考〉，《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2期（2007）。

沈冬梅，《宋代茶文化》，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

范成大（宋），《吳郡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計有功（宋），《唐詩紀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展龍，〈試論元末漢族士大夫的民族認同意識〉，《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第29卷第6期（2008年11月）。

徐永明，〈一部勝義疊見的學術著作－楊維禎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徐自牧（宋），《夢梁錄》，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

班固（漢），《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祝穆（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貢奎（元），《雲林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郝玉麟（清），《福建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郝經（元），《陵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張耒（宋），《張右史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張廷玉（清），《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

張雨（元），《句曲外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張偉，〈楊維禎生平事蹟及學術成就考述〉，《浙江學刊》，2001 年第 1 期。

曹學佺（明），《蜀山廣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梁子，《中國唐宋茶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

梅堯臣（宋），《宛陵先生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脫脫（元），《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

連文鳳（宋），《百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陳造（宋），《江湖長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陳焯（清），《宋元詩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陳耀文（明），《天中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陸羽（唐），《茶經》，收入《中國茶書全集》，東京：汲古書院，1987。

陸廷燦（清），《續茶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陶宗儀（元），《南村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陶穀（宋），《清異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粘振和，〈黃庭堅〈煎茶賦〉的版本問題及其反映的茶文化現象〉，第六屆中華茶文化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9.05.22）。

喻政（明），《茶集》，收入《中國茶書全集》，東京：汲古書院，1987。

喬光輝，〈楊維禎與元末明初文言小說的嬗變〉，《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3 期（2005）。

鄂爾泰等（清），《貴州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黃庭堅（宋），《山谷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楊爾，〈楊維禎籍貫別號考〉，《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總第 124 期），2003 年第 2 期。

楊維禎（元），《東維子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楊維禎（元），《東維子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楊維禎（元），《鐵崖古樂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葉廷珪（宋），《海錄碎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熊蕃（宋），《宣和北苑貢茶錄》，收入《中國茶書全集》，東京：汲古書院，1987。

趙宏恩等（清），《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趙明誠（宋），《金石錄》，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劉昫（宋），《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劉肅（唐），《唐新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歐陽修（宋），《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歐陽修（宋），《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鄭元祐（元），《僑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鄭紀（明），《東園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館，1987。

鄧名世（宋），《古今姓氏書辯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盧仝（唐），《玉川子詩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羅大經（宋）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

蘇軾（宋），《東坡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7。

蘇軾（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An Initial Study on "Biography of Mr. Ching ku" written by Yang Wei-Zhen

Nien, Chen-Ho*

Abstract

The Tea Biography described how teapeople love to taste teas and introduced the history of tea, as well as the humane develop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eapeople's life value. The study on tea biographies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fun tea loves have and the drinking trend in each period. The personalities of teapeople were also analyzed. The researcher believed that "Biography of Mr. Ching ku" written by Yang Wei-Zhen was the representing work of teas in the Yuan Dynasty. Based on the "Biography of Ye Jia" written by Su Shi, Yang has revealed a unique writing style that narrated his tea knowledge, tea culture and personal life decision in the troublous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relation between Yang Wei-Zhen and his "Biography of Mr. Ching ku" was also discussed. Literature reviews and comparisons were used to analyze "Biography of Mr. Ching ku;" three chapters were divid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 tea culture and the value of this biography.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be taken as a reference for tea lover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tea culture and teapeople's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Yang Wei-Zhen, "Biography of Mr. Ching ku," Tea Biography, "Biography of Ye Jia"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Hospitality College